



前漢孝哀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九 荀悅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斫門關逾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視戶樞中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曰春秋災異指象爲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闔內與疆外也臨

衆盤樂元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君人之所由執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傳甚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也本志以爲丁傳所亂者小此王太后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傳商爲武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長信侯上將封傳商問僕射平陽侯鄭崇諫以爲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爲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爲侍中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事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

疏因奏崇與外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爲順從違下從上則以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簿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則以爲懷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

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于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嘆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夏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

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賢爲高安侯孫寵爲防陽侯躬爲宜陽侯右師譚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爲太子舍人美顏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日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爲昭儀及賢妻並且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爲衛尉賢妻父爲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楹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皆

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爲賢起冢義陵傍
內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亘數里門闕孳息
甚盛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
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
執金吾東海母丘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
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
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
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
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
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
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

勲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並起吏爲殘虐歲
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
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蚕食無厭四亡也
苛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
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
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罪三死也盜賊
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
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
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
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衆
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
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
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任以政龔
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爲姦
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
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
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
臣天地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

言後徵武等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
園陵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沒入其
車馬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宣從
事閉門不內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
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
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遂免宣抵罪減死一等旣免
乃適上黨以爲其地宜畜牧少強豪因家焉息夫躬
上言災異屢發法爲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
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

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慧辯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以爲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祝盜人有告躬祝詛上者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母臺懷子先未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爲女人嫁爲婦生一子本志以爲陽變爲陰上變爲下生一子將

復一世乃絕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爲皇太后秋八月恭皇后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東平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封董賢二千戶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平及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呪詛朕躬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

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臣非敢愛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倍人臣之義君位□□公以分明善惡為職而稱舉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遠者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遂使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為阻藥而死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常有以負國入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賢是孔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始中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御史大夫賈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光為丞相何武為御史大夫由王嘉之舉也光與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特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博士左承等五十三人皆以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
獫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
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爲害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南伐
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衆置吾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
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漢北四方無事
却地遂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
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
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
賴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
高祖建大業爲太祖孝文德至厚爲太宗孝武皇帝
功至著爲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
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巳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

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
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
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竊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
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
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
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

自有常法無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
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
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
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歆議而從之先
是歆爲光祿貴幸歆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諸儒咸不聽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
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
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挾恐見破
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

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骸大司農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爲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

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入閣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嘉拜光二子爲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閔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爲閔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

閣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曆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

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虻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言雖不從多門年少志強卒爲賢怨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大昆彌伊秩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庫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

而國家不許臣以爲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闕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師大骸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澣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沙漠之比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填棄廬山之壑而不悔至宣皇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伏中國不得高枕也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朝者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陂堅敗敵如彼之難也旣伏之後慰籍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壁探姑繒之壘藉蕩姐之場倒鮮卑之
旃推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
故已犁其庭授其廬立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災唯北狄不然真中國之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
于款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莢也神靈之所相望奈
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
不能焉得不憂乎夫伯牛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上乃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
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爲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
嗜慾簡易侷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沉思居貧或無擔

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門郎
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
不徙官其淡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滂以
禮敬之沛國譚桓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
頌又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爲無益而輟止乃依易著
太玄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筭關之以休咎播
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爲章
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
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
遠忽近見雄容貌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
遇明識君子當度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

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安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太后召之備佐喪事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時群臣皆舉莽前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

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馬彭宣見莽專權乞骸莽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月王崇爲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是也是爲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末年寤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荀悅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爲太傅左將軍甄豐爲少傅右將軍馮宮爲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伏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悅者皆傳治其罪爲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誅滅之以王邑爲腹心甄邯甄豐主訣斷平宴典機

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棻並在顯職棻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因固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取信於衆庶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二棻令益州諷使之也群臣奏言棻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三萬戶棻因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爲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爲少傅立故東平天雲太子開明爲王孫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

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爲嗣三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官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爲后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

長二寸本志以爲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
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
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媾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
生而能言好虛也郡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
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死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
王後盱眙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
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爲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
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爲大司空夏
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爲百

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
苑以爲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
晦日有蝕之赦天下是歲光祿大夫孫寶爲大司農
寶字子嚴潁川人也初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
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爲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爲
主簿而子爲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爲非
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
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
所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爲議郎後爲丞相
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爲姦利寶按劔
劾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爲京兆

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寶以禮自請文爲布衣交會立秋曰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寶文欲誅之寶問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寶默然不應稚季聞之杜門不出外穿後墻爲小戶旦暮自持鋤治園不敢犯法越雋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郡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寶不變坐免官終於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己女爭位上書言莽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關上者千餘人願得以安漢公女爲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群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爲后參以著龜咸曰元吉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制度之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校教訓之禮陵陽任橫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宮寺皆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膠結如彈丸莽世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

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已者殺於市門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莽悉欲禁錮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侯李敞獨自劾爲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樂布表爲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得繫其當驗聞者則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

氏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十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觀風俗賜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爲宜如所言遂假安漢公號爲宰衡位上公賜莽大夫人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紱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爲中宗廟莽欲悅太后意乃以致支功尊孝元廟爲高宗爲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貢經各五人徵天下有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群臣奏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遣多持金帛
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安漢公至
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樂內屬莽
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爲西
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
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立有罪徒廢漢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
元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
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
言天下郡國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
言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祿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致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
寃失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
太師孔光薨大司徒馮商爲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
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
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
莽九錫之命羲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惲等
八人使行風俗宜明德化皆封爲列侯閏月立梁孝
王九世孫音爲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
志以爲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

為出遊長樂宮方築復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為原廟渭上衣冠出遊之處立廟

有二月長樂少

為大司徒丙子帝崩於未央

宮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言兄弟不得相為後乃徵元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三歲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囂奏言武功亭長孟宗浚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為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也莽遂謀為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年改元為居攝元年莽奏言帝母丁姬祖母傳太后葬

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群燕銜土投冢上讚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宛城不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為嘉作奏曰建初元壽之間大

統幾絕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接其繼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已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聖化天下顛顛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不伏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瀦其宮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淺下着以為誠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為宗

室唱始父子兄弟持畚荷鍤馳到南陽瀦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杜盛稱功德莽大悅封為師禮侯七日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汙池云群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也宜尊莽以鎮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龐恬傳幡反遣護羌校尉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力一直三十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守程義立嚴鄉劉信為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程

義方進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爲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兄開明立爲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爲東平王故義并東平王而立信義自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丹爲御史大夫東平王孫卿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絕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筮告遣諫議大夫桓

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母及兄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盡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劫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殿前其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遂盛獲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喪爲總纓服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爲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會葬

皆如初令新都侯崇為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亭長卒當薨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當為真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庭中有新井百尺又太保臧洪奏新井亭長符命言雍巴郡得銅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莽於改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為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言莽為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素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人皆署官爵為輔佐以付高廟僕射以聞戊辰莽

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為正以鷄鳴時為朔色尚黃初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天下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曆數在予躬詩不

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
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
潔陰陽重丘合凡萬戶為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
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策畢莽親執孺
子手流泣歎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太子下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為
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黃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案
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為太師平晏為太傅劉歆為
國師哀章為國將是為四輔甄邯為大司馬王尋為
大司徒王邑為大司空是為三公甄豐為更始將軍

王興為衛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王盛為前將軍是
為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
使者監護勅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
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為侯更作小錢
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為二品並行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殺殷閉
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為萬戶復井田制遣五威
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
符赦天下五威將軍皆乘乾文軍駕坤六馬背負鷲
鳥之毛服飾甚偉各並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

各如其方色將軍持節稱大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
之使各雷桐華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
山大雨雹其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刁
護劫略吏士自稱漢大將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
名單于號曰降奴服于知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
不爲者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
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令莽居攝也及
即真歆舜內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
命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妻莽發怒收尋皆
死連者數百人詞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

收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歆子葵從雄問奇字有詔
勿問莽之爲人大口蹙頰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
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爲鴟目虎喙
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爲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
莽即位病悸而死其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
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
行義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
印綬加勝輒推去使者自上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
知不免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

事二姓遂不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勝字君實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並著名節勝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薦龔舍寤壽皆徵勝曰竊見國御巫醫尚為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莽以安車迎齊薛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

欲守箕山之節莽悅而聽之隃糜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耻著名齊國栗融字客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山陽曹竟字子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濱蝗河水汎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畧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䟽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式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

渭水以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
多小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
猶築垣墻而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
道通利無溢決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
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
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
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
爲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
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
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徙完平處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乃無水災事

亦無施行者其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其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絕
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莽爲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
月孛星出其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殞霜殺草木六月
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
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
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
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卿置

六師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內弘農
潁川南陽爲六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
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都至分爲六郡縣以亭長爲名
者三百六十其後數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
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
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其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
姓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
出連年不決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
綉衣執法在郡國乘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
召會吏民逮補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宮闕告

訴者甚衆莽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攔衆務常術
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爲姦而已上
書者連年不決縣宰郵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爲貪
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
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
爲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貴百姓窮困起爲賊盜邯鄲
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其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栢竹咸枯死地震莽
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爲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
坤動而靜辟脅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
也長平觀西岸崩墜涇水涇水不流郡臣上壽以爲

土填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
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蝕之翟義黨王孫慶捕
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挺
尋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

九年瑯琊女子呂母爲子執仇黨衆浸多至數萬人
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
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負
之其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
之曰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
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瑯琊衆皆數萬其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
民奴一切挽吏民皆三十取一傳募有伎術者待以
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
舟楫連馬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
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
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鑠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
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
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
王大凡十三部將四十萬衆賞三百日糧欲同時並
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嚴尤諫曰匈奴爲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之時玁狁內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其視夷狄之侵譬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賫糧深入雖有剋復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輸轉之行起於負海疆場未定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年饑饉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賫三百日之糧東據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

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賫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賫釜鑊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

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諭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庭
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爲庶人以董忠
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搔動翼平連率田
況奏言民貲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况忠言憂國進
爵爲伯衆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
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
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輜車不能勝即以大車駟馬
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思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軍
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太高之
欲以示百蠻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
其姓曰巨毋霸謂因文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

言棄市其

十二年大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月正
黑七月大風毀玉露臺杜陵便殿乘虎文衣載在室
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
基乃營長安城南隄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
胡王齊敬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
城孺王陽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
丈高十七丈餘各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
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
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羊收王匡等起兵於綠林
下江共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舍塾爲池其

十三年更州牧爲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
漏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
問群臣擒賊方畧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誣天文以凶爲吉太傅唐遵飾虛僞以
取名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
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業羲和唐匡設六管以勞
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
誅此數子以慰天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
愁州縣不能慰安又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翼
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授以兵車與刻石爲約赤眉
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詭

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
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
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并力固守賊攻城
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之則降擊之則
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
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況
陰爲發代賜況書將代監其兵況隨使者還齊地遂
敗其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
蝗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
以捕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收皆復聚衆

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前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管諸禁詔令民不便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升起兵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箕其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爲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東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兄王涉曰識云漢復興與劉秀爲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也先是歆依識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於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殺其二

子又畏大禍將至遂謀與忠劫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爲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梟魚云無使民復思漢如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爲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迴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群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晡時

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王商之子也莽藏室
中地隅間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紛
節解肌肉齧切遂傳首詔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
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瘞有志操自劉氏廢
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今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
問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
鍾武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爲大
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
以兵降漢乃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
本傳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安名譽宗族稱
孝朋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

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
仁而行違者莽旣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
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
桀紂而莽晏然自謂唐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滔
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起蠻貊未足逞其欲
焉故海內夏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發
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
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
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

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皆亢龍
之絕非命之運會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為聖王之
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據
縣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
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
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昔者縱
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
生論之論曰周廢興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
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
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
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

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卹於人
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
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
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
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
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
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昔秦失其
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感其言又閔禍
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
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
稷禹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

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應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爲神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徃未見亡命功德不紀而能崛起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掩於天道又不覩於人事也夫饑饉流離單寒道路思短褐之襲擔

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也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鎖烹煮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哉而欲掩干天位者乎是鴛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屑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汝家婦汝世貧賤卒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

必亡之劉氏將興是歲陵爲漢將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定漢陵爲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是堯舜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信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凡善如不及用人而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所以成業焉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夫初劉媪妊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冥有龍蛇之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媪武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

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英雄誠知淵覺悟畏禍戒
超然遠覽昭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受授無貪不可幾者為二
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鸞不
寤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
為徐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為郎據太史公司馬遷
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紹其後事迄於孝平
王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為漢書凡百篇述其帝
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
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越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
五星同晷項氏畔負紕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乘釁而起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
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
罪不收孥官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國富刑清登高漢道述文紀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
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恣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
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旣抗乃迪斯文
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
享茲永年述武紀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壽張實獻實聰罪人斯得
邦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
輝耀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

述宣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
內損御服離官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疵穢我明德

述元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壺闈恣趙
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摭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
三百六十八里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
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闢者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事三十
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事四十一戶

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此在國家強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叅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群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廼贊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本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

王莽一萬字莽攝政三年即真十五年合十八年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
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
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
劾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
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季疲而不能定頗有
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
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
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

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悵然者也

